

造飛機的代誌 ——陳臣堅先生 訪談錄

訪談時間：2007年12月23日

訪談地點：新北市陳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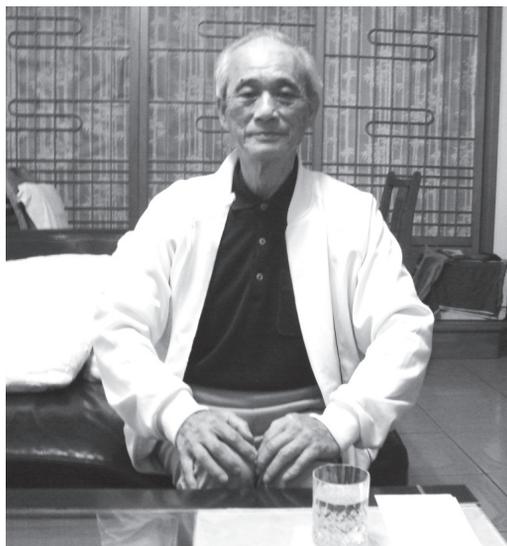
訪 問：陳柏棕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員

紀錄整理：陳柏棕

一、日本海軍招募工員

昭和2年（1927），我出生於大溪。我的學歷是高等科畢業。日本時代的學校和現在的學校沒有差別，每天按照課表上課，小孩子要升學、求知識，幾乎每個人都到學校受教育。我認為日本老師對臺灣學生沒有差別待遇，甚至很照顧臺灣人。

我在大溪公學校（今桃園市大溪區大溪國小）就讀高等科的某天，老師表情嚴肅走進教室對著大家說：「你們為國家做事的機會來了！如果老師命令你們到海外去，大家願不願意？」每個人大聲回答願意「那麼願意的人站起來！」沒有人敢不站起來。老師



陳臣堅先生已於2014年仙逝

陳臣堅先生攝於2007年（攝影／陳柏棕）

旋即開始點名，由成績好的人開始點起，象徵性詢問大家的意願。隨後，老師才說明軍方正在募集海軍工員到日本生產飛機。

昭和 17 年（1942）中途島海戰之後，日本海軍損失很多艘航空母艦，（註1）判斷將失去保衛日本本土能力，勢必遭受美軍空襲，於是開始著手研究、生產得以攻擊美軍 B-29 轟炸機的戰機。製造飛機需要大量人力，但日本本土人力匱乏，已經沒有太多人可以調用，便把腦筋動到臺灣來。（註2）昭和 17 年年尾開始，從全島的學校挑足人數，沒有對外招募，亦不是強制性質，開出來的條件很好，聲稱到日本後所有的服裝、伙食均由公家提供，另外有月俸可領，不但可以半工半讀，3 年之後將授予 5 年制高工程度的同等學歷。由於招募的條件很吸引人，深受大家歡迎，而且全島各學校有一定的配額，如果你不願意去，別人搶著去。

我聽到這個消息非常興奮，因為不必花家裡的錢就能夠升學，回家後立刻和家人商量，告訴他們我想到日本當海軍工員的想法。但是家人並不贊成，認為日本實在太遠了，而且我又人生地不熟，他們會為我擔心。然而我意志堅決，家人也拿我沒辦法，最後只好讓我去了。我會做出這樣的決定不是鬧著玩的，心裡早有覺悟，理解到日本之後必定會很辛苦，不過我有自信能禁得起一切困難。

二、成績好的人都合格通過

想報名海軍工員的人先到學校登記，海軍方面再派人來考試。當時大部分的考試必須經過口試，主考官開口便問我：「為什麼要報名海軍工員？」我回答他說：「我要到海軍工廠製造飛機，使日本能夠戰勝，好讓戰爭快點結束！」接著主考官問我覺得最拿手的科目是什麼？我回答數學，他還對我問了一題：「地球是什麼形狀？」我記得是這麼回答他的：「從北極和南極的方向看地球是圓形，若由赤道來看則為橢圓體」。

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沒有筆試，除了口試外，主要是以學校的成績做為參考標準。一陣子過後，軍方將錄取名單送至學校，我們全班大約 60 人，只有 7 個人入選，我也是其中一名，大部分成績好的人都合格通過。學校再通知我們集合時間，並由郡役所派人帶領我們到高雄岡山報到，那是在昭和 18 年（1943）4 月，我剛從高等科畢業的事。

三、少年們啟程赴日

我們是第一期海軍工員，（註3）到岡山等船期間就先行訓練，包括上課與軍事基礎訓練。大約過了兩個禮拜後，我們搭船由高雄港出發，在有限的印象中，我大多處於暈船狀態，船上發生的事情全不記得了。在昭和 18 年（1943）5 月 15 日抵達日本。



第一期臺灣少年工結訓合照。圖片來源：《高座海軍工廠臺灣少年工寫真帖》（1997）

當船隻靠岸時，那位主導募集臺灣少年的軍官（即安田忠吉大佐），偕同其他軍方人士已經在港口迎接我們，下船後立刻坐上卡車，將我們載往位於神奈川大和市的高座工廠。卡車行駛在放眼望去四周全是田地和杉林的鄉村地帶，遠處則有像是工廠的建築，附近矗立著高聳的煙囪，大家紛紛興奮高喊：「哇！看到工廠了！工廠在那邊！工廠在那邊！」

此時，我也發現這邊的氣候和臺灣不太一樣，我們在高雄是炎熱的夏天，而當地的氣溫好低，簡直就像冬天一樣。到了年尾天

氣更冷，我在臺灣從來沒有覺得這麼冷過，實在讓人受不了。

高座工廠負責生產零式戰鬥機的改造機（即雷電 21 型戰鬥機），它的馬力比零式還大。在此之前，日本所有戰機的飛行高度與速度皆不及 B-29，而雷電的飛行高度超越 B-29，這款戰機才有辦法攻擊 B-29。（註4）只不過當我們到高座工廠時廠房尚未全部完工，僅有宿舍與實習工廠可以使用，廠方便先安排我們到實習工廠進行相關課程。



高座海軍工廠。圖片來源：《高座海軍工廠台灣少年工寫真帖》（1997）



陳臣堅先生解說當時工作情形（拍攝／陳柏棕）

在工廠實習分為授課與實際操作兩部分。上課主要是教授國語（日語）、數學、物理、英語等科目；實習課程則由教官拿鐵鎚示範敲打動作，大家再跟著做。由於只是拿著鎚子敲打，充其量就是作為工人的基本姿勢，看完教官示範後，我們很快學會該怎麼動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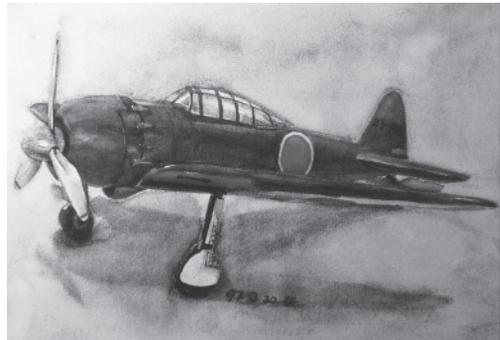
四、我被派往名古屋三菱工廠

後來橫須賀的司令官（橫須賀鎮守府，當時的司令官為豐田副武大將）前來視察高座工廠，他發現工廠還沒完全蓋好，我們這麼多人待在實習工廠太可惜了，因此決定先將一些人派往其他工廠工作。於是絕大多數人被外派出去，等到高座工廠全部完工，才又抽調回來。昭和 19 年（1944）2 月，我被分派到名古屋的三菱工廠（三菱航空機製作所），在我們第一期的 800 餘人當中，約有 2、300 人被派到那裡。

我們到三菱工廠是要生產零式戰鬥機，在高座實習工廠所受的訓練，只是培養專注力罷了，對這裡的工作沒有實質的幫助，因此重新按照三菱工廠日本工人教的做，我們做得不比日本工人差，後來動作反而比他們還快。那些日本工人多半是從鄉間徵調而來，什麼人都有，素質參差不齊，不過工廠裡的幹部基本上均受過良好訓練。

我們和當地的日本工人住在同一棟宿舍裡，但與日本人分在不同寢室。宿舍裡面的設備很簡約，其實就是能休息睡覺的地方。當我們從高座工廠外派後，原本許諾我們可以半工半讀的事，早就被擱在一邊了，自開戰以來，生產才是唯一要緊的事。

昭和 19 年 4 月，高座工廠的廠房已經全部完工，開始進行生產，為了因應本廠所需的生產人力，先前被調派出去的人，多數又被調了回來。（1944 年）10 月時我亦調回高座本廠，但仍有一些人留在三菱工廠工作。到了 12 月名古屋開始遭受美軍空襲轟



雷電戰鬥機（左）、零式戰鬥機（右）。圖片來源：《高座海軍工廠台灣少年工寫真帖》（1997）

炸，後來有消息傳來，在某次空襲中三菱工廠內死了 25 個臺灣囚仔，三菱工廠也因嚴重受損，無法繼續生產，留在那裡的人又被調往其它工廠。

五、重返高座：接連不斷的空襲

從名古屋回來後，發現工廠的規模和我們剛抵達時差很多了，已經像工廠的樣子，而且也有 1、2 架飛機出廠。我負責的工作是「組立」，即組合飛機零件，在名古屋三菱工廠學到的技能，回到高座工廠亦受用，因為工作性質相差不大。

回來高座後，幾乎天天有空襲，每天固定在某個時刻就會發布空襲警報，這時候我們便要疏開（疏散）到防空壕。前往轟炸東京市區的 B-29 轟炸機都會經過這裡，當飛越工廠上空之際發出巨大的嗡嗡聲響，一架接著一架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不過日本發明出新式的高射砲，射程已能達到 B-29 的飛行高度，從此 B-29 不再像以往一樣如入無人之境。記得某天夜間前來空襲的 B-29 在漆黑夜空被探照燈鎖定，緊接著高射砲從地面發射一顆顆火紅的砲彈攀往天際，隨後「砰」正中目標，被擊落的 B-29 宛若紅色的蠟燭油從高空慢慢滑落。當晚就有 12 架 B-29 被擊落，看到敵機在面前墜落的場面真是無比痛快！

還有一次空襲，戰後在德化寺立碑的日本人技師（大和市德化寺的「戰歿台灣少年

の慰靈碑」，立碑者為早川金次）帶領的工程班死了 6 個臺灣囚仔。（註 5）不過在我印象中，那次的空襲不算特別嚴重，主要是那些人運氣不好，碰巧遭到飛機掃射。

我也曾在站夜哨時遭遇過空襲。當時以為飛機只是由上空經過，不是要來轟炸工廠，眼看飛機就要飛過上空，正要安心下來，突然「砰」地巨響，接近山腳的工廠被炸彈擊中，幸好將火勢撲滅後，廠房仍算完好，受損的部分很快重建起來。直到終戰為止，高座工廠大體保持完整，沒有受到嚴重破壞。

六、終戰返家

（1945 年）8 月 15 日當天，工廠廣播通知所有人員必須在中午 12 點集合，聽取天皇講話。收音機傳出來沙沙的聲音，聲調聽起來不太自然，聽完也不知道天皇到底說了什麼。後來廠方下達命令，宣布停止生產，並且交代重要的機密文件要全部燒毀，我才意會到事情竟然演變到這般地步，戰爭竟然結束了？

我的心情相當複雜，一方面覺得很高興，終於可以回臺灣，另一方面則是訝異戰爭怎麼會打輸了？我們不是每天這麼拚命嗎？到了隔天（8 月 16 日）不知道從哪裡傳來消息，宣稱日本準備再戰，工廠要重新啟動，很有可能是一些不服氣的日本人的主張，就像也發生過有軍人想竊取天皇錄音帶

的事件那樣。(註6)我聽到日本要繼續作戰也很有志氣，準備繼續生產飛機。但是這樣的傳聞很快就平息了，好像只維持了一天而已。

終戰後，我們曾被動員幫忙整理、延長厚木機場的跑道，因為在28日(1945年9月28日)，美軍長官(即麥克阿瑟將軍)所搭乘的飛機將在這裡降落。28日過後，高座工廠正式解散，廠方發給我們遣散費，不論薪水高低一律700圓，而且還是新鈔，再加上儲金的話，每個人手上都有1,000餘圓，一夕之間全變成有錢人。廠方發完遣散費，就丟下臺灣人不管，大家於是團結在工廠裡自力更生。我們大部分的時間無事可做，有些人就到倉庫偷取食物，或是把庫存品拿到外面變賣，這種四處遊蕩的日子差不多有4、5個月之久。

後來日本當局安排船隻，將我們分批遣返臺灣，我是在昭和21年(1946)正月初，搭第二批遣返船回來，有些人則到3、4月才從日本回到臺灣。我們那時身上只有日幣，在臺灣已經改用臺幣，沒有錢買車票，所以抵達基隆後，在港口負責接待的人發給我們每人一紙證明單當做車票，下船後大家便各自解散。

我們4、5個大溪人一起搭火車到鶯歌，由於時間已晚，已經沒有開往大溪的巴士，當晚我們就在鶯歌車站主任家裡借宿，他還煮了甜粥招待大家。隔天早上，有一個大溪的同鄉到車站找朋友，他得知我們是

大溪人，剛從日本回來，便熱心幫忙買公車票。這下終於順利返家。

【註釋】

1. 1942年6月展開的中途島之戰，包含赤城、加賀、蒼龍、飛龍等4艘日本航空母艦與重巡洋艦三隈遭擊沉，亦有許多實戰經驗豐富的飛行員喪命。中途島之戰削弱日本海軍實力，被視為是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，制海權自此轉入美軍之手。參見周婉窈，〈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〉，收入氏著，《海行兮的年代——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》(臺北：允晨文化出版社，2003年)，頁165；服部卓四郎著、軍事譯粹社譯，《大東亞戰爭全史II》(臺北：軍事譯粹社，1978年)，頁115-116。
2. 1943年3月，日本內閣公布戰時行政特例法和行政職權特例，指定鋼鐵、煤、輕金屬、船舶、飛機等五大產業為重點產業，其中最受重視的即是飛機和船舶的生產。日本政府開始動員大量的婦女和學生，以向前線「多送一架飛機」為口號，到中島、三菱、川崎、立川等工廠參加勞動，使生產能持續增長，臺灣少年亦被動員到日本海軍軍需工廠建造飛機。見李國生，《戰爭與臺灣人：殖民政府對臺灣的軍事人力動員(1937-1945)》(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，1997年)，頁127。
3. 1943年3月，日本海軍募集第一期臺灣少年工，一共徵募800人，在岡山海軍第六十一空廠訓練兩星期後，於同年5月8日被送到日本高座海軍工廠。第一期臺灣少年工是高座海軍工廠的第二期生，該廠第一期生是日本國民學校高等科畢業的日本人工員。1943至1944年兩年間，日方共將8,419名年齡介於13歲至18歲之臺灣少年，分作7期送往高座海軍工廠培訓，接受速成的技術訓練。參看臺灣高座會編輯委員會編著，《難忘高座情》(臺北：臺灣

高座會編輯委員會，1999年），頁13-14。

4. 雷電為三菱航空機製作所技師堀越二郎研發的新銳攔截戰機，該機僅需耗費9分45秒，即可上昇至8,000公尺，最高時速可達650公里，同時裝載4門機砲，專司對付美軍B-29（B-29 Superfortress）空中堡壘長程轟炸機。原於三菱航空機製作所生產，1944年後改由高座海軍工廠生產製造。在高座海軍工廠，臺灣少年工共打造出128架雷電，以供厚木基地的第三〇二航空隊使用。野口毅編，《台灣少年工と第二の故郷 高座海軍工廠に結ばれた絆は今も》（東京：展轉社，1999年），頁219；臺灣高座會編輯委員會編著，《難忘高座情》，頁9。
5. 據早川金次表示，其於軍校畢業後，派至高座海軍工廠擔任教官。事件發生當日上午發布的空襲警報已有一段時間，早川氏判斷警報應已解除，於是下令解散隊伍。正當少年工員返回營舍途中，敵機即至，其中有5、6人立即中彈倒地身亡，亦出現不少傷者。詳見陳碧笙、張瑞雄、張良澤編，《高座海軍工廠台灣少年工寫真帖》（臺北：前衛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34。
6. 始終主戰的部分青年將校，於1945年8月14日夜晚，擅自調動近衛師團侵入宮城之內，企圖搜出「玉音」的錄音盤，計劃妨礙「玉音放送」。結果並未搜得，最後在東部軍司令官田中靜壹親自綏撫下，於晚間8點左右，部隊退散，事件方告一段落。此外，另有厚木及其他的航空部隊散發繼續作戰的傳單事件，但多數軍隊大致上皆平穩服從天皇命令。參見迫水久常，《日本降伏時の真相》（臺北：臺灣新生報，1946年），頁27-28；家永三郎著、何欣泰譯，《太平洋戰爭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，2006年），頁307。

